

YOUNG MR.
OBAMA

Chicago and the Making of
a Black President

[美] 爱德华·麦克莱兰 著
杨书泳 译

青年奥巴马

芝加哥与一位黑人总统的缔造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YOUNG
MR. OBAMA

Chicago and the
Making of a Black
President

青年奥巴马

——芝加哥与一位黑人总统的缔造

[美] 爱德华·麦克莱兰◎著
杨书泳◎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年奥巴马/(美)麦克莱兰著;杨书泳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1
书名原文:Young Mr. Obama
ISBN 978-7-5080-6754-4

I. ①青… II. ①麦… ②杨… III. ①奥巴马,B. —传记
IV. ①K837.1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57987号

Edward McClelland: Young Mr. Obama

Copyright © 2010 by Edward McClellan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loombury publishing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Edward McClelland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11-7618

青年奥巴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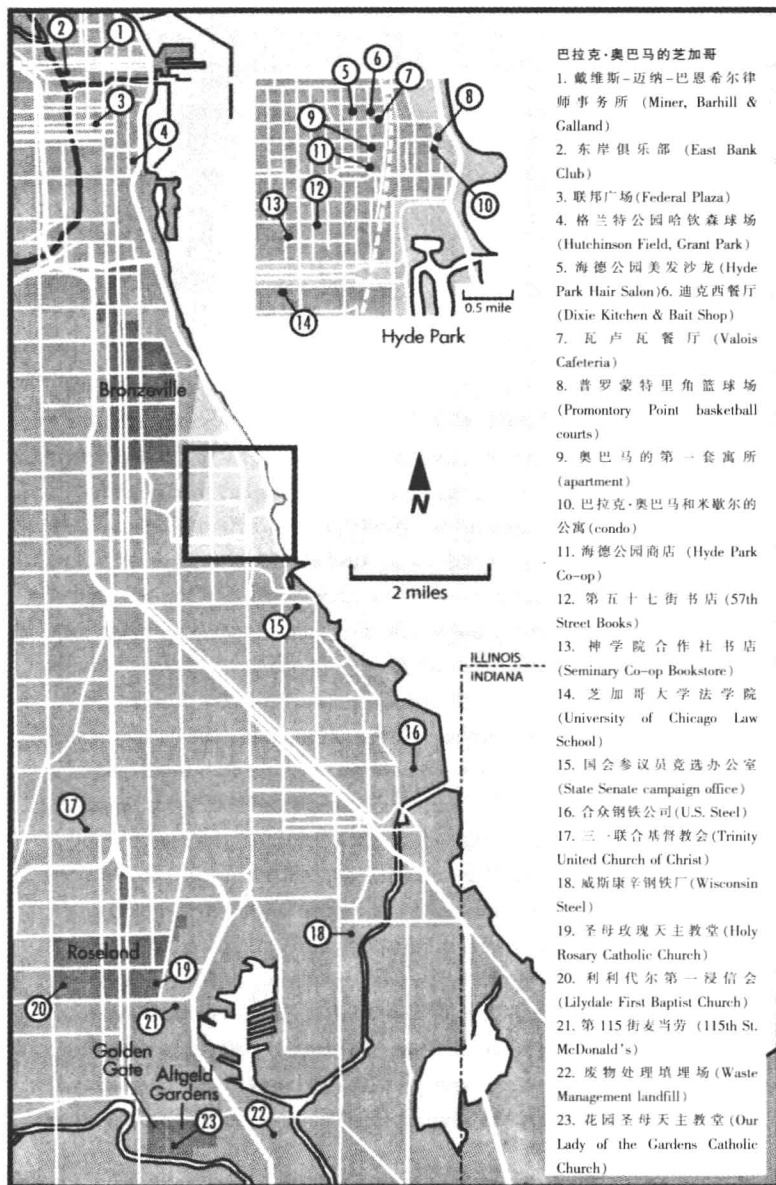
作 者 [美]爱德华·麦克莱兰
译 者 杨书泳
责任编辑 李欣利 罗 庆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北京第1版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197千字
插 页 1
定 价 38.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DOUGLAS HUNTER

前言 |

“你好，芝加哥！”

六点一刻，格兰特公园哈钦森球场的大门猛然敞开，而这时离预定时间还有一个小时。聚集在金属栅栏外的人群一刻也不愿多等。这六万名奥巴马支持者有幸通过网上抽签拿到了票。他们一路小跑，像裸奔一样酣畅淋漓，穿过垒球场，直奔灯光舞台，希望占个靠前的位置。这场2008年奥巴马总统竞选的最后集会人潮汹涌，仅容立足。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很年轻。人潮填满了下巴的广场，小如桌布大如床单的美国国旗满目皆是，一副旗开得胜的场面。上一次美国政治的权力更迭也是在他们脚下这一块土地上上演的。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骚乱使得新政联盟化为乌有，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四十年的保守派反击。然而在今晚结束的时候，那场反击带来的炮灰将烟消云散。那时，芝加哥代表了分歧和分裂，它展现了继内战之后，这个国家最愤怒的派别之争。今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格兰特公园，然而这一次，它展现的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也正是这个人选择了它。四年前，在他人生第二重要的夜晚，他宣告：“没有所谓自由的美国或者保守的美国——世间只存在一个美利坚合众国。”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个转折性的夜晚。”一位 26 岁的芝加哥人说。“奥巴马将会成为第一个出生于‘后婴儿潮时代’的总统。他让我们把六十年代扔到身后。什么比尔·艾尔斯，什么种族问题，我都不在意。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比如说经济，还有替代能源。”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好几个苏丹的“迷失青年”，都瘦瘦高高，身长六呎，就像那位有着一半非洲血统的候选人，一起站在球场内野的泥地上。一位爱尔兰裔的移民穿着一件像是褪了色的 T 恤，上面写着：“巴拉克·奥巴马 竞选伊利诺伊州议员 第 13 选区 1996 年”。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件竞选纪念品——这件 T 恤产自“都市服装”。每过几分钟，这位年轻的爱尔兰裔就查看一下他的黑莓手机。他的父亲在都柏林的电视机前给他发短信，告诉他票数统计情况。

没有人比芝加哥的非洲裔美国人更能心怀满足地期待奥巴马的胜利了，是他们将奥巴马推上高位。23 年前，奥巴马来到这座城市，举目无亲，甚至对于自己在芝加哥黑人社区的地位也是一片茫然。但是他将它最贫困的居民组织了起来，通过成为《哈佛法学评论》的主编，让自己的照片登上了《喷气机》杂志（从该杂志的办公室里可以俯瞰格兰特公园），然后回到芝加哥南边区，与它最漂亮、最有成就的一位女儿喜结连理，还在州参议院中代表他的黑人同胞。一路走来，许多人质疑，他究竟是真正的黑人，还是只是因为生错了种族，披着黑人皮肤却怀着一颗白人的心。但是现在，距奥巴马赢得地球上最有权力的职位只有数小时之遥，他们热切地希望将他，还有他的胜利，作为他们自己的胜利。贵宾帐篷里坐着杰西·杰克逊和奥普拉·温弗莉。他们基本上和奥巴马一样，代表了胸怀大志的非裔美国人在芝加哥可以取得的辉煌。像奥巴马

一样，他们也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来到了芝加哥，之后闻名世界。

站在人群中的还有龙尼·威克斯，常被称为“龙尼喔一喔”，是里格利球场^①的“长板凳常客”。他把小熊队队服上的字改成了“奥巴马08”，还把他惯用的体育场口号给改了。

“奥巴马！喔！奥巴马！喔！奥巴马！喔！”他气喘吁吁，把原句里面的“小熊队”一律改作“奥巴马”。

“我今年67了，”威克斯说道，“奥巴马就像杰基·罗宾逊一样。罗宾逊是个美国黑人，但他在那个年代拿到了做职业棒球手的机会。奥巴马，他拿到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下巴草地的三面林立着摩天大楼，楼里亮着灯的窗户就是城市居民的星光。CNA 保险集团大楼就是一面以灯光显现的星条旗。一块块大如巨幅广告牌的屏幕闪现着 CNN^② 的多色选举地图。每当一个州变成蓝色，现场就响起一阵欢呼。（公园外面的人群与公园里面的人群相比毫不见少。那些没有抽到票的人沿着密歇根大街站了一溜，像“感恩而死”乐队的粉丝一样，寻求奇迹的一票^③。“谁需要客人陪同？”“我要一位。我不是黄牛。”）当俄亥俄州把票投给了奥巴马，现场响亮的欢呼毫不逊色于芝加哥熊队触地得分的时候，就在南边几个街区之外的士兵体育场^④中响起的欢呼声。从数字上而言，俄亥俄州并不能决定选举的

① 译者注：芝加哥小熊队（棒球）的主球场。

② 译者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③ 译者注：“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为美国著名摇滚乐队，其粉丝被称为 Deadheads。“奇迹的一票”（miracle）为其粉丝行话，指赠送给演出场地之外无票人士的门票。

④ 译者注：芝加哥熊队（橄榄球）主赛场。

胜负，但这却是人人都领会到了选举结果的那一刻，因为 2004 年大选，让约翰·克里大栽跟头的，正是俄亥俄州。

中部时间十点整，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奥巴马的拥趸们倒数着迎来了西岸计票的结束：“10——9——8——7——6——5——4——3——2——1。”

留在人们心中的不是那一刻带来的欢呼，而是泪水。杰西·杰克逊看着他的同伴，眼睛红了。杰克逊在种族隔离的南卡罗来纳州长大，随后搬到种族隔离更为严重的芝加哥，在黑人完全没有胜算的时代，角逐同样的职位。奥普拉·温弗莉头靠在一位陌生人的肩上。她在密西西比州出生，十五岁就怀了孕。帐篷外的草地上，阿米·西普也哭了。她刚给她父亲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于是就不打了。她父亲在芝加哥南边庆祝奥巴马胜利。

“这意味着改变，”这位 30 岁的女人说道，“意味着平等的机会。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你都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没有限制。”

当奥巴马最终出现，做胜选演说时，他的第一句话是“你好，芝加哥！”他在这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这既是他对这座城市的问候，也是对这座城市的感谢。奥巴马是位不同凡响的政治家，但是如果当年他没有来到芝加哥，他就不会站在台上，准备好向全世界讲话。夏威夷，他出生的地方，更为多样；加利福尼亚，他上大学的地方，更为宽容；纽约更为国际；马萨诸塞更为圆滑。但是只有在芝加哥，一个黑人才可能成为美国的总统。他的政坛之路始于数英里之外的南边区，美国最大的黑人社区。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绝无可能。

目 录

YOUNG **MR. OBAMA**

前 言 “你好,芝加哥!”	1
第一章 奥盖德花园	1
第二章 哈罗德	21
第三章 石棉事件	37
第四章 “投票!”计划	59
第五章 青年律师	73
第六章 海德公园	87
第七章 首次竞选	101
第八章 州议会参议员奥巴马	121
第九章 败选	145
第十章 “我立马就把你踹飞了”	169
第十一章 “你有权力造就一个美国参议员”	193
第十二章 教父	211
第十三章 奥巴马琼浆	227
后 记 后种族政治的发祥地	261
致 谢	265

第一章 |

奥盖德花园

奥盖德花园是芝加哥南部最偏远地区的安居工程。老年居民称之为“花园”，年轻居民称之为“G”，而处理此地毒品交易以及枪击事件的警察则称之为“鳄鱼花园”。卡拉麦特河沿岸几英亩的低地里，泥褐色的芝加哥砖砌起了窄长低矮的两层公寓，那便是城市的边缘。奥盖德花园看起来更像是个军营，而不是高层贫民区。实际上，奥盖德花园建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供战时在附近钢铁厂工作的黑人居住。初来乍到的工人就住在这里，然后向社会中上层流动。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阿肯色或者密西西比，然后搬到城市“黑带”（黑人聚居地）的平房和两层两户联体公寓。

40年后，奥盖德却再难让人乐观：它成了芝加哥最贫穷黑人的保留地。大多数安居工程都在城内，而奥盖德的地理位置似乎就是要让它的居民们无业可从、贫困潦倒。卢普区（环形道）北去奥盖德20英里，而西尔斯大厦也远在地平线之外。城市捷运系统也从来没有延伸到这里；最近的车站在40个街区之外。一半的居民没有自己的汽车，而这也使得他们不可能找到一份能让他们买得起车的工作。拿着公共救济的

妇女生下孩子，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也依靠公共救济养育自己的孩子。破烂不堪的商业街道里有一家杂货店，但是走道肮脏杂乱，售卖的肉和蔬菜也都几近腐烂，于是有办法的人都离开花园，去罗塞岛的大西洋—太平洋食品商场。罗塞岛是离奥盖德最近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在某种意义上说，奥盖德花园是芝加哥穷人的理想住处。它是卡拉麦特地区的一部分，是芝加哥南部和印第安纳州西北部的新月地带，囊括了芝加哥人不愿看见、不愿触碰也不愿闻到气味的地方。这里有许多钢铁厂，散播着厚重的煤烟。烟灰落在汽车上，卡在钢铁工人的喉咙里，等着在工厂门口的小酒馆里被冲刷而下。花园住房沿着叫做“顶弯”的卡拉麦特河河湾分布。它的上游是一座铁皮屋顶的工厂，横跨在河道上，排放的废水污染了河流。垃圾填埋场也在这里，所以当风从密歇根湖吹来，就带着刺鼻发霉的味道，让居民们肺部大伤。

南兰利大街的末端，靠近街道尽头的河边，是芝加哥大主教管区最破落的教堂。“花园圣母教堂”被它的教徒称作 OLG，但是对于那些依靠它的食物储藏和衣物捐献的居民来说，它只是一个“天主教堂”，似乎这只是他们每周打一次交道的一个福利机构而已。OLG 的五十户人家都来自奥盖德花园或者附近的一个工薪阶层社区——金门。这五十户人家留在周日捐献盘的钱一共也超不过二百美元。一家文法学校每年收取三百美元学费，向最优秀的学生提供赢取奖学金的机会，到城市近郊的一所天主教学校念书，然而大多数的学生最后都去了全黑人的芝加哥公立学校——卡弗高中。

没有一位教区牧师愿意接受到 OLG 的职位委派，所以从二十世纪

七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担任牧师的都是来自圣基茨岛^①的一位黑人。斯坦利·法里尔神父属于圣言会，肩负着与穷人们一起奋斗的使命，这些人过于贫穷，以至他们的诉求也只有天主才会回应了。

多年之后，已经离开神职的法里尔回忆道：“那就像一个自成一体的村庄，自我封闭。在某种意义上，舍弃了交通的便利。七十年代我在那儿的时候，你告诉别人你在那里工作，然后他们会说，‘哦，奥盖德花园啊’。它给人的印象是毒品横流，犯罪遍地，一穷二白。另外还有黑帮。在奥盖德，除了在学校教书，你什么工作也找不到。如果你在外面找到了工作，而你又没有车，那这份工作你也干不长。”

八十年代初，一场危机袭击了卡拉麦特地区：钢铁厂倒闭了。因为本来也没有工作，奥盖德花园的人也基本没有受到这场危机的影响。芝加哥东南部的钢铁产量一度很高，以至于被称为“美国的鲁尔”^②——尽管这样的称呼也不太公平，因为芝加哥钢铁锻造的武器打败了鲁尔锻造的武器。1944年，芝加哥钢铁的产量达到了“二战”时期的高峰。密歇根湖畔的合众钢铁公司工厂雇佣了一万八千名工人，几乎是一个师的工业劳动力。但是合众钢铁公司在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新开了一家工厂，然后渐渐地，就任由芝加哥的工厂年久而亡。1980年，工厂还雇佣有七千名钢铁工人，但三年后，只剩下了一千名。附近的威斯康辛钢铁厂则消亡得更快。一天下午，工人们被告知因为工厂破产，他们都要被遣散回家。锅炉熄火，大门紧锁，工厂里的设备也被当作废铜烂铁卖

① 译者注：当地黑人约占总人口的94%。

② 译者注：德国鲁尔是世界闻名的钢铁工业区。

掉。

钢铁工人们不愿承认工作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杰里·凯尔曼，一位社区组织者，则意识到了这一点。凯尔曼发色颇深，五官紧凑，来自纽约市近郊的一个犹太家庭，走着激进的道路，来到南边区。在威斯康辛大学，他示威反对过学校的预备军官团制度。在那里上学期间，他曾长途跋涉去参加在芝加哥举行的 1968 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在见到理查德·J·戴利市长手下的警察对与他一起示威的人们大打出手之后，凯尔曼觉得芝加哥决不是他想生活的地方。但是几年之后，他重返芝加哥，从戴利的一位宿敌那里学会了如何组织穷苦人民。戴利的这位宿敌名叫索尔·阿林斯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和进步天主教堂合作，把芝加哥臭名昭著的屠宰场里的肉联厂主组织起来，从而建立起了社区组织行动。

阿林斯基建立政治力量模式的基础是当地的民主党政治机器，而在芝加哥独亲一党的年代，这股力量是民主党政治机器少有的几个对手之一。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教堂是最重要的机构。如果你问一个芝加哥人，他住哪里，他告诉你的是他所属的教区，而不是他所在的社区。自由派牧师们对教皇利奥十三世关于劳工的通谕^①深信不渝：工人有权利组织起来取得使他得以“维持他自身、他妻子和他儿女合理的安适生活”的报酬。于是，大主教管区拨给阿林斯基的“工业区基金会”大量资金。

凯尔曼留在了芝加哥。他在一个负责组织拉丁教堂的团体工作，直

① 译者注：《新事》通谕。

到他有了组织自己活动的想法。为什么不和卡拉麦特地区的教堂一起行动，为失业钢铁工人们找到新的工作呢？这场由于经济衰退引起的失业大潮创造了一个新词——“锈带”。于是，在一年前刚皈依天主教的凯尔曼开始着手访问南边区以及南部市郊的教区。尽管在八十年代中期，宗教与郊区的关系已经不太紧密，阿林斯基的模式仍能派上用场。

“我的董事会需要人，”他告诉当地的牧师，“就你，还有两位教民。”

多米尼克·卡蒙神父是福音派的牧师，接替斯坦利·法里尔神父担任 OLG（花园圣母教堂）的主管牧师。卡蒙神父又任命了洛蕾塔·奥古斯丁和伊冯娜·劳埃德。这两位中年母亲平常组织戏剧演出和湖上筹款巡游，帮助教友会筹得微薄的预算金额。奥古斯丁领导文法学校的女童子军，参加教堂唱诗班，还在学校董事会担任董事。

卡蒙告诉这两位女士：“我认为，没有其他人比你们两位更适合了。”

凯尔曼的新组织叫做“卡拉麦特社区宗教联合会”。联合会获得了五十万美元的政府补助，用以在当地大学建立一所“职业库”，一鸣惊人。奥古斯丁和劳埃德到一所地处市郊的教堂参加会议，但是她们总觉得自己在开会的时候格格不入。她们觉得，职业银行很不错，但是花园没有在钢铁厂工作过的人，花园有的是一辈子就没有过一份正经工作的人。

“洛蕾塔和我去开会，我们就坐在那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多年后，劳埃德回忆道，“花园那时正衰落着，有很多问题。但是开会的人关心的是市郊人关心的问题，比如说，不修草坪的人要罚多少

钱，垃圾箱要放在路边之类。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些问题。我们那有很多小孩，他们可以把垃圾箱都弄到院子里去。”

卡蒙神父很关注垃圾填埋问题。居民们一直在抱怨，垃圾填埋场的气味弄得他们病恹恹的，神父的一位同僚还得了癌症。

凯尔曼承认，南边区和市郊教会的情况是不均衡的。他决定将市区教区独立出来，成为“社区发展计划”。凯尔曼意识到，这个独立的新计划组需要一个黑人来当领导。在寻找合适人选的过程中，他将这个计划组暂时托付给一位叫迈克·克鲁格利科的同僚。克鲁格利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但是他也是犹太人，读过普林斯顿，说话像白人一样，元音清晰。尽管 DCP 的董事会成员知道克鲁格利科只是暂时管理组织，他们对他的领导依然表现出了愤怒不满。

“我知道你尽力了，”劳埃德对克鲁格利科说，“但是你现在是在南边区，这里大多数教会的教徒都是黑人。他们不会听你的，因为他们觉得你跟我们需要的东西一点都不搭调。”

1985 年年初，凯尔曼一直在拼命寻找一位常任的主任组织者，他在芝加哥的报纸、商业期刊，甚至《纽约时报》上面打广告。他给董事会带来了许多黑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时拥有合适的心智和思想。凯尔曼反思，原因就在于，聪明到能当好一个组织者的人，又总是太聪明以至没法屈才当一个组织者了。高明的人机会总是多些。凯尔曼灰心丧气，两位女士灰心丧气，牧师们也灰心丧气。

“我心里有些人选，”在一次董事会上他说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能当组织者的黑人。”

“你得回去找，”一位黑人牧师对他说，“因为那人就在那儿呢。”

纽约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里，23岁、没有工作的巴拉克·奥巴马拿起一本叫做《社区工作》的杂志。他觉得这是本“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的出版物”。杂志里刊登了社区组织者职位的分类广告。奥巴马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商业新闻社当编辑，那份工作让他觉得自己就像背叛自己良心说话的人，于是辞了职。这时奥巴马在哈林区的纽约公共事务研究团体兼职，希望能够进入组织行业。这个研究组织隶属于拉尔夫·纳德。

奥巴马之前也试过在芝加哥找工作。他给芝加哥新当选的黑人市长哈罗德·华盛顿写了信，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回信。既然不能在市长跟前的市政厅工作，在南边区工作也不错。奥巴马找的是在非裔社区、在南边区的工作，那里住着将近一百万黑人，是美国最大的非裔社区。他给凯尔曼寄了自己的简历。

凯尔曼对他印象不错，于是约奥巴马在他下次到纽约的时候，见上一面。他们在莱辛顿大道的一家咖啡厅见了面。虽说名字很奇怪，但奥巴马毕竟是个非裔，看到这一点，凯尔曼倍感欣慰。他马上意识到，自己找到合适的候选人了，于是便开始和奥巴马大谈工作内容，告诉他卡拉麦特地区荒芜衰退的状况。凯尔曼告诉奥巴马，钢铁工厂里面又热又危险，还很脏，但是人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到那里工作，因为有工作才能生存。现在那些工厂都倒闭了，幻想破灭和苦难怨恨正在侵蚀着整个社区。凯尔曼猜，自己描述的情况越惨烈，奥巴马就越会觉得社区需要

他。奥巴马迫切希望到黑人社区当组织者，凯尔曼让他去纽瓦克^①工作他都愿意。他们当场达成协议：奥巴马每年拿一万美元，外加车补。一周之后，奥巴马开着一辆两千美元买的本田，直奔芝加哥。

市郊一所高中举办了一场集会，庆祝卡拉麦特社区宗教联合会获得了五十万美元工作补贴。洛蕾塔·奥古斯丁和伊冯娜·劳埃德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这位新的组织者。集会很盛大，体育馆里挤了八百人，来听芝加哥大主教约瑟夫·伯纳丁的演说。

凯尔曼向奥古斯丁介绍了这位身材瘦长的年轻人。奥古斯丁心想，天啊，他弄了这么一小孩。这小孩能行吗？他看起来那么年轻呢。

奥巴马很快赢得了她的认同。在短短一周的准备时间里，他对南边区做了些研究。当他开始描绘他给社区设计的远景的时候，奥古斯丁看了看劳埃德，两人点了点头。

“洛蕾塔，就他了。”劳埃德说。

“没错。”奥古斯丁答道。

奥巴马向两位女士承认，他对社区组织一无所知；她们觉得，那至少他承认这一点，他就值得尊敬。尽管有着一股显而易见的聪明劲儿和常春藤的文凭，奥巴马并没有给人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后来，劳埃德和奥古斯丁带他去看社区里用木板搭起来的房子。他和一位花园圣母教堂的修女坐在一块儿，还吃她做的馅饼。见到这一幕，她们就知道，奥巴马一定能融入花园社区——那位修女的厨艺出了名的差，就是教会的

^① 译者注：美国特拉华州（Delaware）第三大城市，人口半数以上是黑人。